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樊川集卷六

唐 杜牧 撰

雜著

罪言

國家大事牧不當官言之實有罪故作罪言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肻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野舜以其分太大離為幽州為并

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沉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肩浮羨淫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蕩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强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强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為之名黄帝時蚩尤為兵階阪泉今嬀川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耶自周劣齊霸

不一世晉文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為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於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由此言之山東

王者不得不可為王霸者不得不可為霸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皐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以裹拓表以表撐裹混澒迴轉顛倒横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猖熾天子因之幸陜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

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甲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泰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理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於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日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黄壽春皆戍厚

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寔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啗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一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

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隂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黎陽新鄉並屬衛州陴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臯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間亦最重今者

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田弘正來降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史憲誠來降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田布死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李聽敗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毆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毆自戰者

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沉酬入骨髓無以為非者指示順向詆侵族蠻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餒屍以戰以此為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郗尚書趙復振下博敗杜牧良趙復振館陶敗李聽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

原十六衛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守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戎臣（褒公鄂公之徒並爲諸衛將軍）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里爲寇土數十百萬人爲寇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

如天下平一綦勃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内當其居内也官為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三時耕稼襏襫耞耒一時治武騎劔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師雅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

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捽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為師雅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於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算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强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内剷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内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强寇奚契丹吐蕃雲南大石國十餘年中亡百萬人

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然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韓燕七國近者祿山居內則篡卓莽曹馬是也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諭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幣復爲甚人罝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蓋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絶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

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强傑愎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縳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一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篹口斂委於邪倖由鄉帀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為别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戞割生人畧匝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湧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寙衰薄敎化恩澤壅抑不下召來災殄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智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

是豪傑不能總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其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蠹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燕將錄

譚忠者絳人也祖琇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豪健喜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山名契丹路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

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計為之奈何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矣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忠其時為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筭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禁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

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耻於天下乎既耻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陴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

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圵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隂計得其堂陽縣名屬冀州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

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為子謹護北彊勿使子復掛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内實忌之外絶趙内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旦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於天子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

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唯君孰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軍出後者醢以徇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東鹿二縣屬深州殺萬人暴卒於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德州管平原安陵長河棣州管厭次商河

陽信蓨平昌將陵蒲臺渤海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下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於梁王武俊稱趙朱泚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以來劉闢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軍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

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騎㫺立相視可為強矣然從史繞塹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轀車李安死墳杵未収家為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如搏鶚一可支百累數萬人四歳不壮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墻泰山塹大河精甲數億鈐歛其阨可為安矣然兵折於潭趙地名鄆西六十里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葢上帝神

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纎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徘徊䩞王困切玩之臣顔澀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史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唯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壽後世豈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為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月來未聞先生之言今者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於趙忠護總喪未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

歸塟於緱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春牧遇於馮翊屬縣壯徼中因吐其兄之狀牧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三子言性辨

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人性惡楊子言人性善惡混曰喜曰哀曰懼曰惡曰欲曰愛曰怒夫七者情也情出於性也夫七情中愛怒二者生而能自是二者性之根惡之端也乳兒見乳必孶求不得即啼是愛與怒與兒俱

生也夫豈知其五者焉既壯而五者隨而生焉或有或亾或厚或薄至於愛怒曽不湏臾與乳兒相離而至於壯也君子之性愛怒淡然不出於道中人可以上下者有愛拘於禮有怒懼於法世有禮法其有踰者不敢恣其情世無禮法亦隨而熾焉至於小人雖有禮法而不能制愛則求之求不得即怒怒則亂故曰愛怒者性之本惡之端與乳兒俱生相隨而至於壯也凡言性情之善者多引舜禹言不善者多引丹朱商均夫舜禹二君

子生人以來如二君子者凡有幾人不可引以為喻丹朱商均為堯舜子夫生於堯舜之世被其化皆為善人況生於其室親為父子蒸不能潤灼不能熱是其惡與堯舜之善等耳天止一日月耳言光明者豈可引以為喻人之品類可與上下者衆可與上下之性愛怒居多愛怒者惡之端也荀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荀得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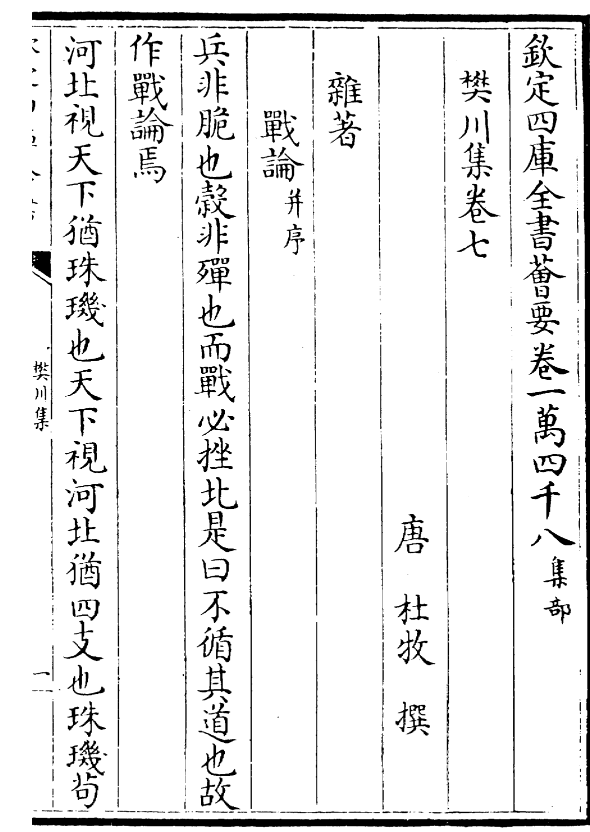
題荀文若傳後

荀文若為操畫策取兖州比之髙光不棄闗中河内官

渡不令還許比楚漢成皐凡為籌計比擬無不以帝王許之海内付之事就功畢欲邀名於漢代委身之道可以為忠乎世皆曰曹馬且東漢崩裂紛披都遷主播天下大亂操起兵東都提獻帝於徒步困餓之中南征北伐僅三十年始定三分之業司馬懿安完之代竊發肘下奪偷權柄殘虐狡譎豈可與操比哉若使操不殺伏后不誅孔融不囚楊彪從容於揖讓之間雖慚於三代天下非操而誰可以得之者紂殺一比干武王斷首燒

屍而滅其國桓温四十年間殺千百比干毒流其社稷可以血食乎可以擅墠父天拜郊乎假使當時無操獻帝復能正其國乎假使操不挾獻帝以令天下英雄能與操爭乎若使無操復何人為蒼生請命乎教盜穴墻發櫃多得金玉已復不與同挈得不為盜乎何況非盜也文若之死宜然耶

樊川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八 集部

樊川集卷七

唐 杜牧 撰

雜著

戰論并序

兵非脆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

河壮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壮猶四支也珠璣苟

無豈不活身四支茍去吾不知其為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𣪍堅强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嶺音五結切頁辥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産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鋭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

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飾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横拱不為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嚇呼膻腥徹於帝居周秦單師不能排闢於是盡剗吴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修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

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為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閣大臣偷處榮逸為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獘車馬刓弱而未嘗為之簡帖整飾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敺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為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料

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宫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我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剌邦而去廻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來揮之至如堂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麗三軍

萬夫環旋翔佯愰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歳然後能取此盖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内地無事天子寛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非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古之政有不善

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於謗木傳於士大夫非偶言而已

守論 并序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洗東兵自守反修大歷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輩益橫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鈇鉞鈍含弘混貸煦育逆孽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曽不歴算周思以為宿謀方且

嵬峄抑揚自以為廣大緐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倏蹇頓顛傾而後為之丈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已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為寇伺吾人之顚頹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偷處恬逸第第相付以為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强之徒吾以良將勁兵以為銜策高位美爵克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

狠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歷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歷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祿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胄皇子嬪之裝緣彩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强僭擬益甚後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賊夫貪心未

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畧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吴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澒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怠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争亂隨之是以敎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争也大歷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争是

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歷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論相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為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為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為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篡至

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一旦以一女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爲呂氏之福耶爲禍耶一男子爲楊氏之禍耶爲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爲善相人矣今斷一揩得四海凡人不欲爲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

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爲大儒矣

張保皐鄭年傳

新羅人張保皐鄭年者自其國來徐州為軍中小將保皐年三十年少十歲兄呼保皐俱善鬬戰騎而揮槍其本國與徐州無有能敵者年復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皐差不及年保皐以齒年以藝常齟齬不相下後保皐歸新羅謁其王曰遍中國以新羅人為奴婢願得鎮清海新羅海路之要使賊不得掠人西去其王與萬人如其請自太和後海上無鬻新羅人者保皐既

貴於其國年錯寞去職饑寒在泗之漣水縣一日言於漣水戍將馮元規曰年欲東歸乞食於張保臯元規曰爾與保臯所挾何如奈何去取死其手年曰饑寒死不如兵死快況死故鄉耶年遂去至謁保臯保臯飲之極歡飲未卒其國使至大臣殺其王國亂無主保臯遂分兵五千人與年持年泣曰非子不能平禍難年至其國誅反者立王以報王遂徵保臯為相以年代保臯天寶末安祿山亂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以祿山從弟賜死詔

郭汾陽代之後旬日復詔李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東出趙魏當思順時汾陽臨淮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詔至分汾陽兵東討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討豈懷私忿時耶悉召軍吏出詔書讀之如詔約束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力知其心不叛知其才可任然後心不疑兵

可分平生積忿知其心難也忿必見短知其才益難也此保皐與汾陽之賢等耳年投保皐必曰彼貴我賤我降下之不宜以舊忿殺我保皐果不殺此亦人之常情也臨淮分兵詔至請死於汾陽此亦人之常情也保皐任年事出於巳年且饑寒易為感動汾陽臨淮平生抗立臨淮之命出於天子摧於保皐汾陽為優此乃聖賢遅疑成敗之際也彼無他也仁義之心與雜情並植雜情勝則仁義滅仁義勝則雜情銷彼二人仁義之心既勝

復資之以明故卒成功世稱周召為百代人師周公擁孺子而召公疑之以周公之聖召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心召公且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資以明雖召公尚爾况其下哉語曰國有一人其國不亡夫亡國非無人也丁其亡時賢人不用苟能用之一人足矣

竇烈女傳

烈女姓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為汴州户曹掾桂

娘美顔色讀書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愼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叙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奇妻嘗間謂曰為賊兇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

妻然之與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計未决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事於外因為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須自為計以朱染帛丸如含桃先奇發丸見之言於薛育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怪樂曲雜發晝夜不絕此乃有謀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譟於牙門請見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偽號一如李納先奇曰爾父悖逆天

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獻暴其尸於市後兩月吴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請試論之希烈負桂娘者但刼之耳希烈僭而桂娘妃復寵信之於女子心始終希烈可也此誠知所去所就逆順輕重之理明也能得希烈權也姊先奇妻智也終能滅賊不顧其私烈也六尺男子有禄位者當希烈叛與之上下者衆矣豈才力不足耶葢義理苟至雖一女子可以有成

太和元年予客游涔陽路出荆州松滋縣攝令王淇為

牧言桂娘事淇年十一歳能念五經舉童子及第時年七十五尚可日記千言當建中亂希烈與李納田悅朱泚朱滔等僭詔書檄爭戰勝敗地名人名悉能說之聽說如一二日前言實良出於王氏實淇之堂姑子也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

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為强曰彼仁義虱官也可以置之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之為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以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時出言曰黄帝鍊丹砂為黄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黄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强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才滅六强攘四夷盡非凡王也皆甘其説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至死不悟莫尊於天地莫嚴於

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爲梁國者以笱脯麪牲爲薦祀之禮曰佛之教牲不可殺以天子之尊捨身爲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爲之主陰陽鬼神爲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辯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助則其徒不爲劣其治不爲僻彼四君二臣不爲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禍不生夫子紛紜冥昧百家鬬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爲其辭是楊墨

駢慎巳降百家之徒廟貎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敎横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爲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唯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爲配未若夫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至於庶人親壮面而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因引孟子曰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

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塞廢井文

井廢輒不塞於古無所據今之州府廳事有井廢不塞居第在堂上有井廢亦不塞或匣而䕶之或横木以土覆之至有歳久木朽陷人以至於死世俗終不塞之不知何典故而井不可塞井雖列在五祀在都邑中物之小者也若盤庚五遷其都者社稷宗廟尚毁其舊而獨井豈不塞耶古者井田九頃八家環而居之一夫食一頃

中一頃樹蔬鑿井而八家共汲之所以籍齊民而重泄地氣以小喻大人身有瘡不醫即死木有瘡久不封即亦死地有千萬瘡於地何如哉古者八家共一井今家有一井或至大家至於四五井十倍多於古地氣漏泄則所産脆薄人生於地内今之人不若古之人渾剛堅一寧不由地氣洩漏哉易曰改邑不改井此取象言安也非井不可塞也天下每州春秋二時天子許當所上賦錫宴其刺史及州吏必廓其地爲大宇以張其事黄

州當是地有古井不塞故為文投實以土

樊川集卷七

謹案卷五第六頁後五行自滴堦前木桐葉按全
唐詩木桐作大梧
第八頁後七行半掩村橋半拂提刊本堤訛墻今
改
第十二頁後八行江東子弟多才俊刊本才訛少
據漁隱叢話改
卷六一頁後七行阪泉令嬀川刊本泉訛帛又川
下衍縣字按唐志嬀州嬀川郡懷戎縣天寶中

折置嬀川縣尋省此云令縣非也今改刪

第四頁後五行李聽敗刊本敗訛反據唐書改

第五頁前五行以此爲俗刊本複衍俗字據唐文粹刪

第五頁後六行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按唐書兵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别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與此異

第六頁前三行千百騎趨奉朝謁刊本謁訛廟據唐文粹改

第六頁後三行百三十年間刊本三訛五據唐文粹改

第九頁後二行執事豈能無意于趙乎按文苑英華趙作魏

第十一頁前三行必與天下復合刊本下訛地據文苑英華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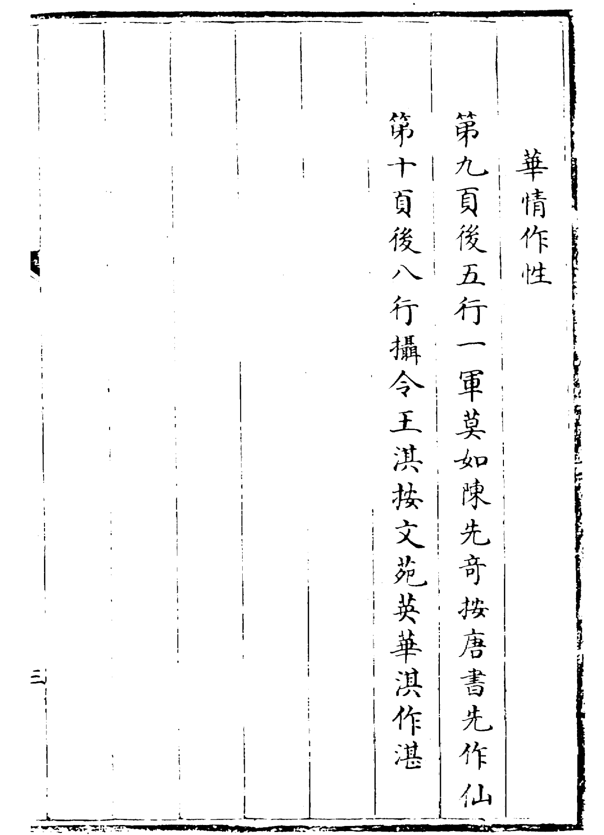
第十一頁前五行可謂危矣刊本謂作為據唐書改

第十一頁後七行鄆西六十里刊本鄆訛鄲據唐文粹改

第十二頁後一行元年孟春按文苑英華春作夏

卷七第四頁前二行非偶言而已刊本脫言字據唐文粹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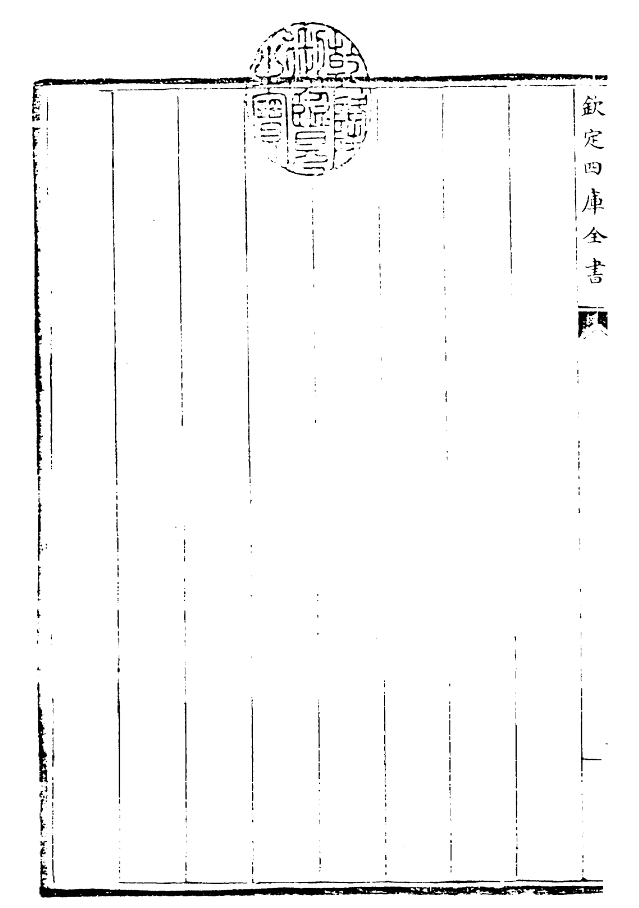
第八頁後七行仁義之心與雜情並植按文苑英



華情作性

第九頁後五行一軍莫如陳先奇按唐書先作仙

第十頁後八行攝令王淇按文苑英華淇作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心亨

謄録監生臣瞿秉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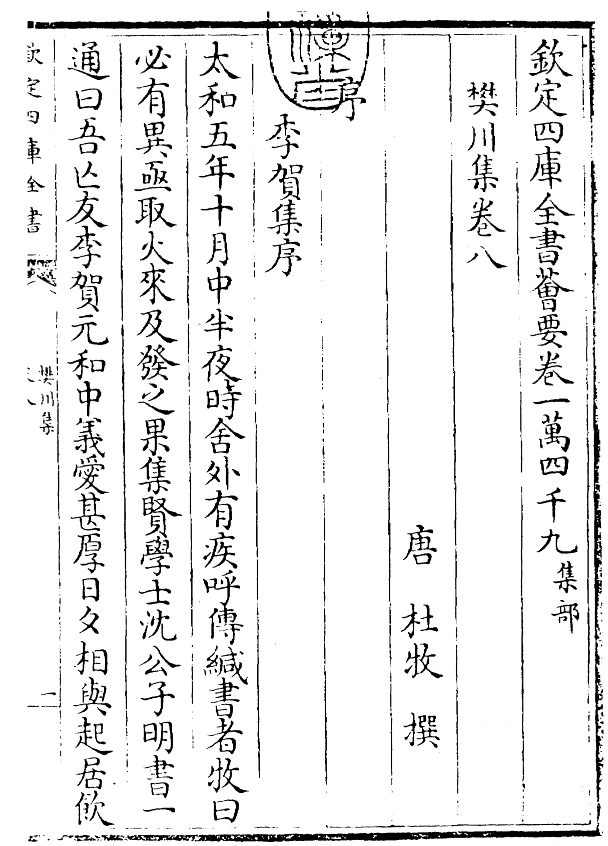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樊川集卷八至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九　集部

樊川集卷八

唐　杜牧　撰

序

李賀集序

太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者牧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曰吾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

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雜為四編凡若干首
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為巳失去今夕醉解不復得寐即
閱理篋帙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維往事凡與賀話
言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夕一觴一飯顯顯焉無有
忘棄者不覺出涕賀復無家室子弟得以給養卹問常
恨想其人詠其言止矣子厚於我與我為賀集序盡道
其所來由亦少解我意牧其夕不果以書道不可明日
就公謝且曰世謂賀才絶出前讓居數日牧深惟公曰

公於詩為深妙奇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實叙
賀不讓必不能當君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叙賀
公曰子固若是是當慢我牧因不敢辭勉為賀叙然其
甚慙皇諸孫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
雲烟緜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
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
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
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丘壟不足為其恨怨

悲愁也鯨呿鼇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為無得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嘆恨今古未甞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庚肩吾宫體謠求取情狀離絶遠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後凡五十年京兆杜牧為其序

注孫子序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今者據案聽訟械繫罪人笞死於市者吏之所為也驅兵數萬撅其城郭係累其妻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為也木索兵刃無異意也笞之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索笞也大而難制用力多者兵刃斬也俱期於除去惡民安活善人為國家者使教化通流無敢輒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吏無他術也無異道也

俱止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茍得其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為小吏盡得其道者可以使之為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也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無他術也無異道也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子貢頌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問冉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於孔子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

並用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復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既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麄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亾失根本斯最為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於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伏不敢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翦兩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弇虞詡段熲魏有司馬懿吳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

羊祜杜公元凱梁有韋叡元魏有崔浩周有韋孝寬隋有楊素國朝李勣裴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其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奇秘長遠策先定于内功後成于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所由來哉牧幼讀禮至於四郊多壘卿大夫辱也謂其書真不虛說年十六時見盜起圍二三千里係戮將相族誅刺史及其官屬屍塞城郭山東崩壞殷殷焉聲振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

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為辱
非當辱不辱以為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牧自此
謂幼所讀禮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為敎及年二
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
國滅亾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聖賢材能多聞博
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
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為國家者兵最為大非賢卿大夫
不可堪任其事茍有敗滅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因

求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百萬言其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而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曹自為序因注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為注解十不釋一此者蓋非曹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

十餘萬言諸將征伐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耶今新書已亾不可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其注曹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為上中下三卷後之人有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兎者犬

也此其事也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
叨居其位可也

送薛處士序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隐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
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葢有大智不得大用
故羞恥不出寧反與市人木石為伍也國有大智之人
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
君子孰能當之薛君之處葢自負也果能窺測堯舜孔

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子之廬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仕則來問政千辯萬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則善苟未至是遽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為矯歟妝敢用此贈行

送盧秀才赴舉序

治心治身治友三者治矣有求名而名不隨者未之聞也治心莫若和平治身莫若兢謹治友莫若誠信友治矣非身治而不能得之身治矣非心治而不能致之三

者治矣推而廣之可以治天下惡其求成進士名者而不得也况有千人皆以聖人為師眠而食一無其他唯議論是司三人有私十人公私半百人無有不公者况千人哉古之聖賢業大事鉅道行則不肖懼道不行則不肖喜故有不公今進士者業微事細如成其名不肖未所喜懼寧不公耶故取之甚易耳盧生客居於饒年十七八即主一家骨肉之饑寒常與一僕東泛滄海北至單于府丐得百錢尺帛囊而聚之使其僕負之以歸

饒之士皆憐之能辭明敏而知所去就年未三十嘗三舉進士以業丐資家近中輟之去歲九月余自池改睦凡同舟三千里復為留睦七十日令之去余知其成名而不復丐矣

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佛著經曰生人既死隂府收其精神校平生行事罪福之坐罪者刑獄皆怪險非人世所為凡人平生一失舉止皆落其間其尤怪者獄廣大千百萬億里積火燒之

一日凡千萬生死窮億萬世無有間斷名為無間夾殿
宏廓悉圖其狀人未熟見者莫不毛立神駭佛經曰我
國有阿闍世王殺父王篡其位法當入所謂獄無間者
昔能求事佛後生為天人況其他罪事佛固無恙梁武
帝明智勇武創為梁國者捨身為僧奴至國滅餓死不
聞悟況下輩固惑之為工商者雜良以苦偽內華外納
巳大秤斛以小出之欺奪村閭戇民銖積粒聚以致於
富刑法錢穀小胥出入人性命顛倒埋没使簿書條令

不可究知得財買大第豪奴如公侯家大吏有權力能開庫取公錢緣意恣為人不敢言是此數者心自知其罪皆揖已奉佛以求救月日積久曰我罪如是富貴如所求是佛能滅吾罪復能以福與吾也有罪罪滅無福福至生人惟罪福耳雖田婦稚子知所趨避今權歸於佛買福賣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至有窮民啼一稚子無以與哺得百錢必召一僧飯之冀佛之助一日獲福若如此雖舉寰海内盡為寺與僧不足怪也屋壁繡紋

可矣為金枝扶疎擎千萬佛僧為具味飯之可矣飯訖持錢與之不大不壯不高不多不珍奇瓌怪為憂無有人力可及而不為者晉霸主也一銅鞮宮之衰弱諸侯不肯來盟今天下能如幾晉凡幾千銅鞮人得不困哉文宗皇帝嘗語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農人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為五人所食其閒吾民尤困於佛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武宗皇帝始即位獨奮怒曰窮吾天下佛也始去其山臺野邑四萬所冠其徒幾至十

萬人後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唯十人東京二寺天下所謂節度觀察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準西京數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縷行天下以督之御史乘驛未出關天下寺至扵屋基耕而刓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萬五百其奴婢十五萬良人枝附為使令者倍笄冠之數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口率與百畆編入農籍其餘賤取民值歸於有司寺材州縣得以恣新其公署傳舍今天子即位詔曰佛

尚不殺而仁且來中國久亦可助以為治天下州率與二寺用齒衰男女為其徒各止三十人兩京數倍其四五焉著為定令以徇其習且使後世不得復加也趙郡李子烈播立朝名人也自尚書比部郎中出為錢塘錢塘於江南繁大雅亞吳郡子烈少遊其地委曲知其俗蠹人者剔削根節斷其脈絡不數月人隨化之三戕干丞相云濤壞人居不一銲錮敗侵不休詔與錢三千萬築長堤少為數十年計人益安喜子烈曰吳越古今多

文士來吾郡遊登樓倚軒莫不飄然而增思吾郡之江山甲於天下信然也佛熾害中國六百歲生見聖人一揮而幾夷之令不取其寺材立亭勝地以彰聖人之功使文士歌詩之後必有指吾而駡者乃作南亭在城東南隅宏大煥顯工施手目髮匀肉均牙滑而無遺巧矣江平入天越峰如髻越樹如髮孤帆白鳥點盡上凝在半夜酒餘倚老松坐怪石殷殷潮聲起於月外東閩西越宦遊善地也天下名士多往之予知百數十年後登

南亭者念仁聖天子之神功矣美子烈之㫖跡睹南亭千萬狀吟不能已四時千萬狀吟不能去作為歌詩次之於後不知幾千百人矣

池州造刻漏記

百刻短長取於日不取於數天下多是也妝太和三年佐沈吏部江西府暇日公與賔吏環城見銅壺銀箭律如古法曰建中時嗣曹王皐命處士王易簡為之公曰湖南府亦曹王命處士所為也後二年公移鎮宣城王

處士尚存因命工就京師授其術創置於城府牧為童時王處士年七十嘗來牧家精大演數與雜機巧識地有泉鑿必湧起韓文公多與之遊太和四年牧自宣城使於京師處士年餘九十精神不衰牧拜於牀下言及刻漏因圖授之會昌五年歲次乙丑夏四月某日始造於城南門樓京兆杜牧記

池州重起蕭丞相樓記

蕭丞相為刺史時樹樓於大廳西北隅上藏九經書下

為刺史便事廳大歴十年乙卯建會昌四年甲子摧木悉朽壞無一可取者刺史李方玄具材刺史杜牧命工南北霤相距五十六尺東西四十五尺十六柱三百七十六椽上下凡十二間上有其三焉皆仍舊制以會昌五年五月畢自初至再凡七十一年丞相諱復實相德宗皇帝焉京兆杜牧記

同州澄城縣户部工食尉廳壁記

縣之所重其舉秀貢賢也今日自外諸侯之儒者曠不

能升一人況尉乎次乃戶稅而已史記河渠書曰自徵引洛水至商顔下商顔山名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即此地也徵者俗訛為澄耳其地西北山環之縣境籠其趾沙石相礴歲雨如注他皆淫灩不測徵之土適潤苗則大穫天或旬而不雨民則蒿然四望失矣是以年多薄稔復絶絲麻藍菓之饒固無豪族富室大抵民戶高下相差埒然歲入官賦未嘗期表鞭一人因徵其來由耆老咸曰西四十里即畿郊也至如禁司東西軍禽坊龍廐彩

工梓匠善聲巧手之徒第番上下互來進取挾公爲首緣以一括十民之晨炊夜舂歲時不敢嘗悉以仰奉父伏子走尚不能當其意往往擊辱而去長吏固不敢援復况其餐秩安禄者耶加以御女官多盤穴其間遞相占附比急熱如手足自丞相御史咸不能與之角逐縣令固無有爲也非豪吏真工聨紐相姻戚者率解去是以縣賦益逋徵民幸脫此苦者蓋以西有通澗巨壑又牙交吞小山峭逕馳鞍馬張機罝者不便於此是以絶

跡不到蕪之土田枯鹵樹植不茂無秀潤氣象咸惡之而不家焉民所以安活輸賦者殆由此倘使徼亦中其苦則墟矣尚安敢比之於他邑乎嗟乎國家設法禁百官持而行之有尺寸害民者牽有尺寸之刑今此咸墮地不起反使民以山之澗壑自為防限可不悲哉使民恃險而不恃法則剗土者宜乎牆山塹河而自守矣蕪趙之盜復何可多怪乎書其西壁俟得言者覽焉

宋州寧陵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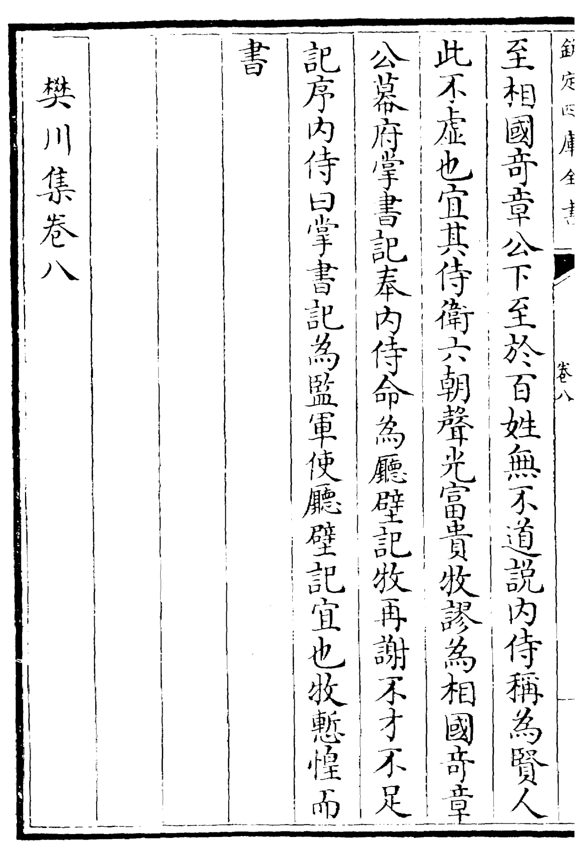
建中初年李希烈自蔡陷汴驅兵東下將收江淮寧陵守將劉昌以兵二千拒之希烈衆且十倍攻之三月韓晉公以三千強弩涉水夜入寧陵弩矢至希烈前希烈曰復益吴弩寧陵不可取也解圍歸汴後數月希烈驍將翟輝以鋭兵大敗於淮陽城下希烈且蹙棄汴歸蔡後司徒劉公玄佐見昌問曰爾以孤城用一當十凡百日間何以能守昌泣曰以不負心能守之耳昌令裨者曰内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隅未甞内顧捽下斬

之軍士有死志故能堅守因伏地流涕司徒劉公亦泣撫昌背曰國家必以富貴爾天寳末淮陽太守薛愿即故起居郎弘之祖睢陽太守許遠眞源縣令張廵等兵守二城其於窮蹙事相差埒睢陽陷賊淮陽能守故廵遠名懸而愿事不傳昌之守寧陵近比之於淮陽故良臣之名不如忠臣孫武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斯是也時大中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淮南監軍使院廳壁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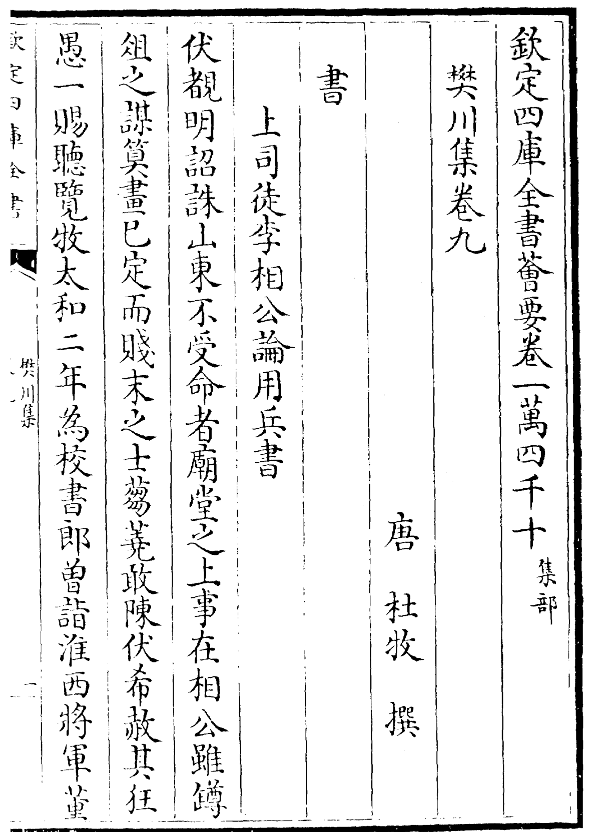
淮南軍西蔽蔡壁壽春有團練使北蔽齊壁山陽有團練使節度使為軍三萬五千人居中統制二處一千里三十八城護天下餉道為諸道府軍事最重然倚海塹江淮深津横岡備守堅險自艱難以來未甞受兵故命節度使皆以道德儒學來罷宰相去登宰相命監軍使皆以賢良勤勞内外有功來自禁軍中尉樞密使去為禁軍中尉樞密使自貞元元和已來大抵多如此今上即位六年命内侍宋公出監淮南諸開府將軍皆以内

侍賢良有材不宜使居外上以為内侍自元和以來誅齊誅蔡再伐趙前年誅滄旁擊趙魏且儆師且撫師且告且諭勤勞危險終日馬上往監青州新附卧未嘗安復監滑州邊魏窮狹多事今監淮南是且休之休息亦不久之故内侍至焉監軍四年如始至日簡約寛泰明白清潔恕悉軍吏禮愛賔客舉止作動無非典故暇日唯召儒生講書道士治藥而已内侍舊部將校多禁兵子弟京師少俠出入閭里間俛首唯唯受吏約束故上



至相國竒章公下至於百姓無不道説内侍稱爲賢人
此不虚也冝其侍衛六朝聲光富貴牧謬爲相國竒章
公幕府掌書記奉内侍命爲廳壁記牧再謝不才不足
記序内侍曰掌書記爲監軍使廳壁記冝也牧慙惶而
書

樊川集卷八



樊川集卷九

唐 杜牧 撰

書

上司徒李相公論用兵書

伏覩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公雖罇俎之謀筭畫已定而賤末之士蒭蕘敢陳伏希赦其狂愚一賜聽覽牧太和二年為校書郎曾詣淮西將軍董

重質誥其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多算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大雜耳偏徵諸道兵士上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附地主名為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既居前列多致敗亡如戰似勝則主人引救以為已功小不勝主人先退至有殲焉初戰二年已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

城蔡州事力亦不能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祇令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為寇僅五十歲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瓠復敗韓全義於溵上多殺官軍四萬餘人輸輦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為寇之腴見為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焰已成自以為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深源濶取之固難

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郥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横折河朔彊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榮卒中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但軍士附者即授之其時大將來希皓為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旨祇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

位居下因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
詔某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
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
希皓回揮同列使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
遁後漸畜姦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夕煦沫及父虔死軍
士留之表請起復亦祇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王翼
元烏重胤第五釗等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
烏重胤坐於軍門喻以禍福義兒三千一取約束及河

陽取孟元陽為之統帥一軍無主僅一月日曾無犬吠況於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及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鎮入覲天下無事柄廟筭者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千攻之勞坐食粗賦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同編戶紛紛諸鎮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乘此首唱為亂昭義一軍初亦鬱咈及詔下誅叛使溫起居造宣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氣已寒四方

全師未頒冬服聚之受詔或伍或離垂手强項往往辞語及温起居立於重榻大布恩旨弁疏昭義一軍自七十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史巳還叛逆滅亾之明效辭語既畢無不懽呼人衣短褐爭出效命其時用兵處處敗北唯昭義一軍於臨城縣北同果堡下大戰殺賊五千餘人所殺皆樓下步射搏天飛者賊之精勇無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布不死賊亦自潰後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慈州刺史張汶因劫監軍劉承階盡

殺其下小使此實承階侮媟一軍侵取不已張汶隨王承元出於鎮州久與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汶既因依承階謀欲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祇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其副倅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之朝廷其功非細秖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死爾一孺子安敢如此從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陰然直言之說值寶歷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

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刼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強一百里（關屬澤州）關隘多山井泉可鑿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為壘下塞其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忽有敗負勢驚洛師盖河陽軍士素非精勇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軍自六十年來世與昭義為敵訪聞無事之日村落鄰里不相往來今王司徒代居反側思一自雪況聯姻戚顧奮可知六十年相讎之兵仗朝廷委任之重必宜盡節以答殊私魏博承風

亦當効順然亦止於圍一城攻一堡刊木堙井係纍稚老而已必不能背二十城長驅上山徑擣上黨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者嚴紫塞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祗以忠武武寧兩軍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三千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入不過數月必覆其巢何者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内土瘠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為就糧山東糧穀既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擣虚之地正在於此後周

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吏部宇文弢曰夫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武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弢計遂以滅齊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後燕慕容暐大破暐將慕容評於潞州因遂滅之路亦由此壯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後周名將韋孝寛齊王攸常鎮勲州王壁城今絳州稷山縣是也故東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為證得之者多以牧愚見不言劉積終不能取

貴欲速擒免生他患昨者北虜纔畢復生上黨賴相公
廟筭深遠北虜即日敗亡倘使北虜至今尚存沿邊猶
須轉戰廻顧上黨豈能討除天下雖言無事若上黨久
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細自古皆因攻伐未解旁有
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伏聞聖主全
以兵事付於相公收受恩最深切敢干冒威嚴遠陳愚
見無任戰汗

上李太尉論江賊書

伏以太尉持柄在上當軸處中未及五年一齊四海德振法吏貪廉懦立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匪其任雖九官事舜十人佐周校於太尉未可為比伏以江淮賦稅國用根本今有大患是刼江賊耳妝到任纔九月日尋窮詢訪實知端倪夫刼賊徒上至三船兩船百人五十人下不減三二十人始肯行刼刼殺商旅嬰孩不留所刼商人皆得異色財物盡將南渡入山博茶蓋以異色財物不敢貨於城市唯有茶山可以消受蓋以茶熟之

際四遠商人皆將錦繡繒纈金釵銀釧入山交易婦人稚子盡衣華服吏見不問人見不驚是以賊徒得異色財物亦來其間便有店肆為其囊橐得茶之後出為平人三二十人挾持兵仗凡是鎮戍例皆單弱止可供億漿茗呼召指使而已鎮戍所由皆云賒死易就死難縱賊不捉事敗抵法謂之賒死與賊相拒立見殺害謂之就死若或人少被捉罪抵止於私茶故賊云以茶壓身始能行得（言隨身有茶人不疑是賊）凡千萬輩盡販私茶亦有已聚

徒黨水刼不便逢遇草市泊舟津口便行陸刼白晝入市殺人取財多亦縱火唱棹徐去去年十月十九日刼池州青陽縣市凡殺六人内取一人屠剗心腹仰天祭拜自邇已來頻於鄰州大有刼殺沉舟滅跡者即莫知其數凡江淮草市盡近水際富室大戶多居其間自十五年來江南江北凡名草市刼殺皆徧只有三年再刼者無有五年獲安者一刼之後州縣麋費所由尋捉烽火四出凡是平人多被恐脅求取之外恩讎並行追逮

證驗窮根尋源狼虎滿路徑牢充塞四五月後炎欝蒸濕一夫有疾染習多死免之則蹤跡未白殺之則贓狀不明一獄之中凡五十人中二十人悉是此輩至於真賊十人不得一濠亳徐泗汴宋州賊多劫江西淮南宣潤等道許蔡申光州賊多劫荆襄鄂岳等道劫得財物皆是博茶北歸本州貨賣循環往來終而復始更有江南土人相為表裏校其多少十居其半蓋以倚淮介江兵戈之地為郡守者罕得文吏村鄉聚落皆有兵仗公

然作賊十家九親江淮所由屹不敢入其間所能捉獲又是沿江架船之徒村落負擔之類臨時脅去分得涓毫雄健聚嘯之徒盡不能獲為江湖之公害作鄉閭之大殘未有革釐實可痛恨今若令宣潤洪鄂各一百人淮南四百人每船以三十人為率一千二百人分為四十船擇少健者為之主將仍於本界江岸桺立營壁置本判官專判其事揀擇精鋭牢為舟棹晝夜上下分番巡檢明立殿最必行賞罰江南北岸添置官渡百里率

一晝絶私載每一宗船上下交送同阻風風便是桴鼓同發名一宗

之聲千里恒接私渡晝絶江中有兵安有烏合蟻聚之

輩敢議攻刼或曰制置太大不暇如此答曰今西北邊

禦未來之冦備向化之戎長傾東南物産供百萬口況

長江五千里來往百萬人日殺不辜水滿寃骨至於嬰

稚曾不肯留葛伯殺餉童子湯征滅之葢以童子無知

而殺之王者不赦其罪今長江連海群盜如麻驟雨絶

絃不可尋逐無關可閉無要可防今者自出五道兵士

不要朝廷添兵活江湖賦稅之鄉絶寇盜刼殺之本政理之急莫過於斯若此制置凡去三害而有三利人不寃死去一害也鄉閭獲安無追逮證驗之苦去二害也每擒一私茶賊皆稱買賣停泊恣口㸃染鹽鐵監院追擾平人搜求財貨今私茶盡黜去三害也商旅通流萬貨不乏獲一利也鄉閭安堵𠈁仟空虛獲二利也擷茶之饒盡入公室獲三利也三害盡去三利必滋窮根尋源在刼賊耳故江西觀察使裴誼召得賊帥陳璠署以

軍中職名委以江湖之任陳璠健勇分毫不私自後廉察悉皆委任至今陳璠每出彭蠡湖口領徒東下商船百數隨璠行止璠去之後惘然相弔安有清朝盛時太尉在位反使萬里行旅依一陳璠牧詳覩格律勅條百二十卷其間制置無不該備至於微細亦或再三唯有江寇未嘗言及今四夷九州文化武伏奉貢走職罔不如法言其功德皆歸太尉敢率愚衷上干明慮冀裨萬一無任惶懼

上周相公書

牧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巳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剌伐之法詩大雅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剌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受殷王專征之命也七年五伐留戰陣剌伐之法遺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為周家之

禎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鈎援衝壁令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為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之詩曰以爾鈎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傳於其城以臨車衝鈎援其城文王親自為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删而取之列於大雅以美文王之功德手絃而口歌之不知後代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横起戎狄乘其邊坐於廟堂

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竟可知兵乎竟不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於大非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於西方此乃鍾鄧伐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党羌徵關東兵用於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田隨日隨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於山東所謂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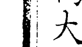
虜昨者以步戰騎百不當一是謂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滅樸樕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牧所注孫武子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歷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離為三編輒敢上獻以備閲覽少希鑑悉苦心即為至幸伏增惶惕

上崔相公書

天生相公輔仁聖天子外齊武事内治文教被權衡稱量者不失銖黍受威烈懾怛者蚓縮魚藏百職牵治中外平一伏惟相公功德無與為比往者彭城驕强頑卒數萬聮三齊舊風振天下餉道重弓束矢大刀長矛不受指揮自有信誓王侍中生於其間稱為健黠奔馬潜出不敢迴顧高僕射寛厚閒名能治軍事舉動汗流拜於堂下及闕不受李司徒饋食其使者風波不迴氣勢已去自淮北渡由洛東下漕輓行役出泗上者稚長相

賀藩鎮欲生事樹功者橫激旁構廟堂謀議不知所出相公一家僮馳入萬衆無不手垂目瞪露刃結弓偶語腹誹或離或伍相公氣懾其驕文誘其順指示叛臣賊子覆滅之蹤鋪陳忠臣義士榮顯之效皇威坌湧於言下狠心頓革於目前然後剔刮根節銷磨頑礦日敎月化水順雪釋吐飯飽之解衣暖之威驅恩收禮訓法束一年人畏二年人愛三年化成截成一邦俗同三輔當此之時遲回之間有勇力者一唱而起征兵數十萬大






小且百戰然後傳其壘鉤其垣得其罪人天下固已困矣而天下議者必曰某某名將也某善用兵也雖疏爵上公裂土千里其酬尚薄此必然之說也故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者也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能不戰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也是相公手擒暴虎貪狼化為耕牛乘馬退數十萬兵解天下之縛秪於談笑俯仰燕享筆硯之間耳以此校之斯過古人萬萬遠矣復自持統大相開張

敎化外制四夷内循百度長育人材興起頽弛心迎志
釋罔有怨嗟是以天下帖泰蝗死災去饑人復飽流人
復安内外遠近率職奉法不聞其他如周有召穆公仲
山甫漢有魏相丙吉國朝姚宋二公文事武事居中處
外罔不是倚國家有天下二百三十餘年盛溢兩漢功
侔三代令復生相公輔佐仁聖天子天時人事即自將
來福禄昌熾卜之無窮天下孰不幸甚牧僻守荒郡亦
被陶鈞齒髮甚壯志尚未衰敢不自强異答天造無任

感激悃懇之至攸恐懼再拜

上昭義劉司徒書

今日輕重望於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則輕與重則重將軍豈能讓焉昔者齊盜坐父兄之舊將七十年來海壖河南泰山課賦三千里料甲一百縣獨據一面橫挑天下利則伸鈍則㨹鏃而不發約在子與孫血絕而已此雖使鐵偶人為六軍取不孔易况席征蔡之弊天下消耗燕蟠趙伏用齊卜我當此之時一年不能

勝則百姓半流二年不能勝則關東之國孰知其變化也將軍一心仗忠半夜輿義昧旦而已齊族矣疆土籍口探出僭物重寶仰闕輦上是以趙一搖燕一呼争來汗走一日四海廓廓然無事矣伏惟將軍之功德今誰比哉是以初守滑臺為尚書守潞為僕射乃作司空乃作司徒爰開丞相府平章天下越錄躐等驟得富貴古今之人亦以為將軍止此而已矣將軍德於國家甚信大國家復之於將軍雅亦無與為大矣今者上黨足馬

足甲馬極良甲極精後負燕前觸魏側肘趙彼三虜屠
囚天子耆老刼良民使叛銜尾交頸各蟠千里不貢不
覲私贍妻子王者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黨馳其精良
不三四日與魏決於漳水西不五六日與趙合於泜水
東縈太原排飛狐緩不二十日與燕遇於易水南此天
下之郡國足以事區區於忠烈無如上黨者明智武健
忠寛信義知機便多算晝攻必巧戰不負能使萬人樂
死赴敵足以事區區於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爵

號祿位富貴榮顯宜驅三族上校恩澤宜出萬死以副倚注天下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無如之望也始者將軍賴齊然後得祿仕入卧内等子弟一身聯齊累世之逆卒境上爭首其恩甚厚其勢甚不便將軍以為大仁可以殺身大忠不顧細謹終揉懐而取之今者將軍負三無如之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為緩急所宜日夜具申喧請令黙而處者四五歳矣負天下之三無如者宜如是耶不宜如是耶是以天下之小

人以為將軍始者取齊見利而動今者安潞見義而止若是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走無窮背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則曰不然夫桓文之霸也先修刑政然後事事近有山東士人來者咸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士詳男子䣙婦人桑老者養孫者庇上下一切罔有紕事曁乎政庭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知卑諸侯之驕久矣是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亂不止若此者將軍是行仁政來高才茍行仁政來高才

若非止暴亂尊九廟峻中興復何汲汲如是耶在漢伯
通在晉牢之二人功力不寡一旦誅死人豈寃之苻秦
相猛將終戒視後禍大唐太尉房公忍死表止伐遼此
二賢當時德業不左諸人尚死而不已葢以輔君活人
為事非在矜伐邀引為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牢之所
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下之人口祝將
軍之福壽目睹將軍盛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
於將軍之草木此乃上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

者今將軍盡能有之豈可容易而棄哉大唐二百年外
叛者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裹千里燕趙
魏潞齊蔡吳蜀同歡共悲手足相急陣刺死帳下死圍
悉死伏劍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或一月已至於盡
死曰忠曰義則有父子同擅兄弟繼踵論罪則曰有某
功論功則曰赦某罪伏惟十二聖主之仁一何汪汪焉
天之枚惡滅逆復何切切焉此乃盡將軍所識復何云
云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

投知己書

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復曰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此聖人之操心不顧世之人是非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莒敖公不知及莒敖公有難柱厲叔死之不知我則已反以死報之蓋怨不知之深也豫讓謂趙襄子曰知伯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此乃烈士義夫有深感其知不顧其生也行無堅明之異材無尺寸之用泛泛然求知於人知則不能

有所報不知則怒此乃衆人之心也聖賢義烈之士既不可到小生有異於衆人者審已切也審已之行審已之才皆不出於衆人亦不求知於人巳或有知之者則藏縮退避唯恐知之深益深自度無可以為報效也或有因緣他事不得已求知於人者茍不知未嘗退有慭言怨色形於妻子之前此乃比於衆人唯審巳求知也太和二年小生應進士舉當其時先進之士以小生行可與進業可益修喧而譽之爭為知已者不啻二十人

小生邇來十年江湖間時時以家事一抵京師事已即返嘗所謂喧而譽之為知己者多已顯貴未嘗一到其門何者自十年來行不益進業不益修中夜忖量自愧於心欲持何說復於知己之前為進拜之資乎默默藏縮苟免寒饑為幸耳昨李巡官至忽傳閣下旨意似知姓名或欲異日必錄在門下閣下為世之偉人鉅德小生一獲進謁一陪讌享則亦榮矣況欲異日終置之於榻席之上齒於數子之列乎無攀緣絲髮之因出特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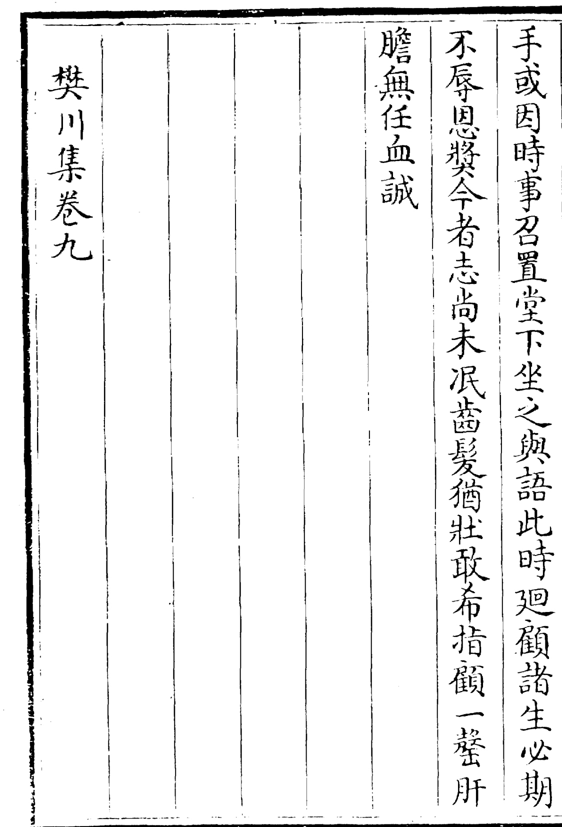
倜儻之知小生自度宜為何才可以塞閤下之求宜為何道可以報閤下之德是以自承命已來審已愈切捫心獨驚怨怨思之而不自知其然也若蒙待之以衆人之地求之以衆人之才責之以衆人之報亦庶幾異日受約束指顧於簿書之間知無不為為不及私亦或能提筆伸紙作詠歌以發盛德止此而已其他望於古人責以不及非小生之所堪任伏恐閤下聽聞之過求取之異敢不特自發明導説其衷一開閤下視聽其他感

激發憤懷愧思德臨紙汗發不知所裁

上李中丞書

牧入仕十五年間凡四年在京其間卧疾乞假復居其半嗜酒好睡其癖已痼往往閉戶便經旬日弔慶參請多亦廢闕至於俯仰進趨隨意所在希時徇勢不能逐人是以官途之間比之輩流亦多困躓自顧自念守道不病獨處思省亦不自悔然分於當路必無知己默默戚戚守日待月兾得一官以足衣食一自拜謁門館似

蒙奬飾敢以惡文連進几案特遇采錄更不因人許可指教實為師資接遇之禮過等詢問之辭悉纎雖三千里僻守小郡上道之日氣色濟濟不知沉困之在已不知昇騰之在人都門帶酒笑别親戚斯乃大君子之遇難逢世途之不偶常事雖為逺宦適足自寛妝世業儒學自髙魯至於妝身家風不墜少小孜孜至今不怠性頗固不能通經於治亂興亾之跡財賦兵甲之事地形之險易逺近古人之長短得失中丞即歸廊廟宰制在



手或因時事召置堂下坐之與語此時廻顧諸生必期不辱恩奬今者志尚未泯齒髮猶壯敢希指顧一罄肝膽無任血誠

樊川集卷九

樊川集卷十

唐 杜牧 撰

書

上宣州高大夫書

牧頓首再拜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為子弟議不可進熟於上耳固於上心上持下執堅如金石為子弟者魚潛鼠遁無入仕路牧竊

惑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盜取讎取於夷狄豈計其所由來況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為治則國朝自房梁公已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粱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美仕則自堯已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捨無所依據收所以憤懣而不曉也堯天子子也禹公子也文王諸侯孫與

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夫子天子裔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時列國有其社稷各數百年其良臣多出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魯之季友季文子叔孫穆子叔孫昭子孟獻子皆出於三桓也臧文仲武仲出於公子彄柳下惠出於公子無駭（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稱公族以王父字為氏展禽是也）宋之良臣多出於戴桓武莊之族也舉其尤者華元子罕向戌是也衛之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荊公叔

發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史魚甯武子卿大夫之裔也齊之晏嬰桓子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吳之季札王子也鄭之良臣皆公孫公族也舉其尤者子封子良子罕子展子皮子產子張子太叔是也楚之良臣子囊子西子期皆王子也子庚王孫也其卿大夫之裔鬬氏生令尹子文後有鬬辛鬬巢鬬懷昭王返國皆有大功蔿氏生蔿賈孫叔敖蔿艾獵薳啓彊薳子馮薳掩薳罷屈氏生屈蕩屈到屈建子木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屈原諸

屈後也皆其祖先於武王文王時基楚國為覇者用其子孫其社稷垂九百餘年至於晉國最為强其賢臣尤多有趙氏魏氏韓氏狐氏中行氏范氏荀氏羊舌氏欒氏郤氏祁氏其先皆武公獻公文公勤勞臣也用其子弟召諸侯而盟之者近三百年在六國齊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信陵皆王子王孫也齊復有司馬穰苴亦王族也其在漢魏已下至於國朝公族之子弟卿大夫之冑裔書於史氏為偉人者不可勝數不可殫論聖賢才

能於子弟中復何如也言科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則國朝房梁公玄齡進士也相太宗凡二十一年為唐宗臣比之伊吕周召者郝公處俊亦進士也為宰相時高宗欲遜位於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來濟上官儀李玄義皆進士也後為宰相濟助長孫太尉褚河南共摧武后者後突厥入塞免冑戰死儀草廢武后詔玄義助處俊言不可以位與武后婁侍中師德亦

進士也吐蕃强盛爲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躬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乏食薦狄公爲相取中宗扵房陵立爲太子漢陽王張公柬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爲相敺致四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鎮凉州僅十五年壮却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萬里握兵三十萬武氏惕息不敢移唐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爲宰相廢太平公主謀以佐玄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

產古之遺愛兼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元崇登第下筆成章舉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凡三十年天下幾無一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與姚唱和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科與玄宗徒步誅韋氏立睿宗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大許公為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正於中宗朝誅反賊鄭普思於韋后黨中小許公佐玄宗朝號為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排張易之兄弟贊睿宗請玄宗監國竟誅太平公主招置文學士開內學

館𤣥宗好書尚古封中太山祀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甫牛仙客罵張守珪不斬安禄山謫老南服年未七十張廵亦進士也凡三入判等以兵九千守睢陽城凡週歲拒賊十三萬兵出天寶雜記使賊不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東司空裴中書令裴公皆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宏辭制策科當貞元時河壮背叛齊蔡亦叛階此蜀亦叛吳亦叛他未叛者皆高下其目熟視朝廷希嚮强弱而施其所爲司空始

相憲宗廢權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斂百職歸於有司命節度使出於朝廷不由兵士始自撫州除袁相為滑州滑州凡三月無帥三軍無事憲宗始信之自此不用貞元故事以行軍副使大將軍為節度使拔取沉滯各還其官開州取唐舍人為職方郎中知制誥饒州取李趙公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在貞元中皆十餘年遷逐其他謫者亦皆當叙用也然後西取蜀東取吴天下仰首始見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歸六州元和中翦蔡劇賊於洛陽脅下招來常山質其二子以纍其心取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為寇因誅師道河南盡平當是時天下幾

至於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存亡安危治亂者也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至於智效一官忠立一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董生云春秋之義變古則譏之傳說命高宗曰監於先王成憲其以永無愆故殷道復興鴻鴈美周宣王能復先王之道西漢魏相佐漢宣帝為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姚宋佐玄宗亦以務舉貞觀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獲覽三郎秀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旨意

所尚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辭彩遒茂皎無塵土況有誠明長厚之譽於千人中倘使前五六年得進士第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為治矣古人云三月不仕則相弔安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設網罟如防盜賊言子弟者噎啞抑鬱思一解布衣與下士齒厥路無由於古今未前聞也牧因覽三郎文章不覺發憤略言大槩干觸尊重無任惶悚

上池州李使君書

景業足下僕與足下齒同而道不同足下性俊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溫愼故處世顯明無罪悔僕之所禀濶畧疎易輕傲而忽小然其天與其心知邪柔利巳偷苟讒謟可以進取知之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復見惡之不能忍一同坐與之交語故有知之者有怒之者怒不附巳者怒不恬言柔舌道其盛美者怒守直道而違巳者知之者皆齒少氣銳讀書以賢才自許但見古人行事眞當如此未得官職不覩形勢絜絜小輩之

徒也怒僕者足以裂僕之腸折僕之脛知僕者不能持一飯與僕僕之不死已幸况爲刺史聚骨肉妻子衣食有餘乃大幸也敢望其他然與足下之所受性固不得伍列齊立亦抵足下彊壟畦畔間耳故足下憐僕之厚僕仰足下之多在京城間家事人事終日促束不得日出所懐以自曉自然不敢以輩流間期足下也去歲乞假自江漢間歸京乃知足下出官之由勇於爲義向者僕之期足下之心果爲不繆私自嘉賀足下果不負天

所付與僕所期向二者所以為喜宜自賀也幸甚幸甚夫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復曰不試故藝聖人尚以少賤不試乃能多能有藝况他人哉僕與足下年未三十為諸侯幕府吏末四十為天子廷臣不為甚賤不為不試矣今者齒各甚壯為刺史各得小郡俱處僻左幸天下無事人安穀熟無兵期軍須逋負靜訴之勤足以為學自強日勉於未聞未見之間僕不足道雖能為學亦無所益如足下之才之時真可惜也向者所謂俊

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温慎此才可惜也年四十為刺史得僻左小郡有衣食無為吏之苦此時之可惜也僕以為天資足下有異日名聲跡業光於前後正在今日可不勉之僕常念百代之下未必為不幸何者以其書具而事多也今之言者必曰使聖人微旨不傳乃鄭玄輩為注疏之罪僕觀其所解釋明白完具雖聖人復生必挈置數子坐於游夏之位若使玄輩解釋不足為師安得聖人復生如周公夫子親授微旨然後為學是

則聖人不生終不為學假使聖人復生即亦隨而汩之矣此則不學之徒好出大言欺亂常人耳自漢以降其有國者成敗廢興事業蹤跡一二億萬青黄白黒據實空有皆可圖畫考其來由裁其短長十得四五足以應當時之務矣不似古人窮天鑿玄躡於無蹤窮於忽微然後能為學也故曰生百代之下未必為不幸也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乃隨所見聞能不亡失而思念至也楚王問萍實對曰吾往年聞童謡而知之此乃

以童子為師耳參之於上古復酌於見聞乃能為聖人也諸葛孔明曰諸公讀書乃欲為博士耳此蓋滯於所見不知適變名為腐儒亦學者之一病僕自元和以來以至今日其所見聞名公才人之所論討典型制度征伐叛亂考其當時參於前古能不忘失而思念亦可以為一家事業矣但隨見隨忘隨聞隨廢輕目重耳之過此亦學者之一病也如足下天與之性萬與僕相遠僕自知頑滯不能苦心為學假使能學之亦不能出而施

之懇懇欲成足下之美異日與受足下之敎於一官一局而無過失而已自古未有不學而能垂名於後代者足下勉之大江之南夏候鬱濕易生百疾足下氣俊胸臆間不以悄忿是非貯之邪氣不能侵慎防是晩多食大醉繼飲其他無所道

上宣州崔大夫書

牧再拜閣下以德行文章有位於明時如望江漢見其沈汪澶漫不知其所為終始也復自開幕府已來辟取

當時之名士禮接待遇各盡其意後進絜絜以節業自持者無不願受閤下回首一顧舒氣快意自已滿足今藩鎮之貴土地兵甲生殺與奪在一出口終日矜高與門下後進之士榷得失去就於分寸銖黍間多是其人也獨閤下不自矜高不設塹壘曲垂情意以盡待士之禮然後知後進絜絜以節義自持者願受閤下回首一顧舒氣快意自已蒲足此固然也非敢佞其辭以取媚也不知閤下俯仰延遇之去就幣帛筐篚之多少飲食獻

酬之和樂各用何道閑夜永日三五相聚危言峻論知
與不知莫不願盡心於閤下壽考福祿祝之無窮牧雖
不肖則亦千百間其一人數也鹿鳴宴群臣詩曰既飲
食之復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
其心矣吉日詩曰宣王能慎微接下無不盡心以奉其
上焉自古雖尊為天子未有不用此而能得多士盡心
也未有不得多士之盡心而得樹功立業流於歌詩也
況於諸侯哉夫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司馬遷曰

自古富貴其名磨滅不可勝紀兩言思之令人感動激發當寐而寤在饑而飽伏希閣下濬之益深築之益高緘鐍之益固使天下之人異日捧閣下之德不替今日則為宰相長育人材興起教化國朝房杜姚宋不足過也攸於流輩無所知識承風望光徒有輸心效節之志令謹録雜詩一卷獻上非敢用此求知葢欲導其志無以為先也往年應進士舉曾投獻筆語亦蒙亟稱於時今十五年矣於頑懵中為之不已久於其事能不稍工

不敢再錄新述恐煩尊重無任惶懼

與人論諫書

牧疎愚怠惰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間與匹諫諍之道遐想其人舐筆和墨則冀人君一悟而至於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以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

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妄誕之説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畋獵者畋獵愈甚諫治宫室者宫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鬭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毎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食果食之必死乙必曰我食之久矣汝謂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汝好食某物第一少食苟多食必生病乙必因而謝之減食何

者迂險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説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諫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廟矣上不説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近者寶歷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

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亾玄宗皇帝宫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回語親倖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可行也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釋亹亹繹繹使人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况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為下前數月見報上披閤下諫疏

錫以弊帛僻左且遠莫知其故近於遊客處一睹閣下諫草明白辯婉出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為動心數日在手味之不足且抃且喜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君聞諫既且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聞於遠地宜為吾君抃也閣下以忠孝文章立於朝廷勇於諫而且深於其道果能輔吾君而光世德牧蒙閣下之厚愛異於異時資閣下之知以進尺寸能不為閣下之喜復自喜也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

明日聞一言而用之賢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以奮起志慮各盡所懷則文祖武宗之業窮天盡地日出月入皆可掃洒以復厥初牧縱不得效用但於一官一局筐篋簿書之間活妻子而老自命焉作為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為治則為有餘能不自慰故獲閣下之一疏朴喜慰三者交幷真不虛也無因而讚其事書紙言誠不覺繁多

與浙西盧大夫書

牧再拜牧年二十六由校書郎入沈公幕府自應舉得官凡半歲間既非生知復未涉人事齒少意鋭舉止動作一無所據至於報效施展朋友與遊吏事取捨之道未知東西南北宜所趨向此時郎中六官一顧憐之手携指畫一一誘教叮嚀纖悉兩府六年不嫌不忌使牧無大過而粗知所以為守者實由郎中之力也去歲乞假路由漢上員外七官以牧嘗獲知於郎中惠然不疑推置於肺肝間牧恃郎中之知亦敢自道其志公私謀

議各悉所懐一俯一仰如乆而深者久欲資郎中員外之為階級遠干尊重欲望收卹舐筆伸紙以復蹦於三四因曰既階級矣步欲升堂與排闥而入者事不同日式徵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言必有仁義與我所以處而不去也進退計忖不宜得罪今敢謹寫所為文十四首編為一卷繼進於後愛之不倦為之不已必至於工今以為獻無任慙惶然特為進説之端非敢因此求知不勝攀戀

答莊充書

牧白足下凡為文以意為主氣為輔以辭彩章句為之兵衛未有主強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言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闤闠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樸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

不能成意大抵為文之旨如此觀足下所為文百餘篇實先意氣而後辭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苟為之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者不為難到今以牧無可取欲命以為序承當厚意惕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為之詩書春秋左氏以降百家之說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自兩漢已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揚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

見揚子雲著書欲取覆醬瓿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目況今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巳之文此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

上河陽李尚書書

伏以三城所治兵精地要扗鎻太行東塞黎陽左京河南指為重輕自艱難巳來儒生成名立功者蓋寡於前代是以壯健不學之徒不知儒術不識大體取其微效終敗大事不可一二悉數伏以尚書有才名德望知經

義儒術加以儉克好立功名今橫據要津重兵在手朝廷縉紳之士屈指延頸佇觀政能况聖主掀擢豪俊考校古今退朝之後急於觀書已築七關取隴城緝為郡縣令親誅虜收其土田取其良馬為耕戰之具西復凉州東取河朔平一天下不使不貢不覲之徒敢自專擅此實聖主之心事業已彰臣下明明無不知之伏自尚書樹立鍛鍊教訓揀拔法術尺寸取於古人若受指顧必立大功使天下後學之徒知成功立事非大儒知今

古成敗者不能為之復使儒生舒展胸臆得以誨導壯健不學之徒指蹤而使之令其心服正在今日牧多病早衰志在耕釣得一二郡資其退休以活骨肉亦能作為歌詩以稱道盛德其餘息心亦已久矣下情日增瞻戀

上鹽鐵裴侍郎書

伏以鹽鐵重務根本在於江淮今諸監院頗不得人皆以權勢干求固難悉議停替其於利病豈無中策牧自

池州睦州實見其弊蓋以江淮自廢留後已來凡有兊人無處告訴每州皆有土豪百姓情願把鹽每年納利名曰土鹽商如此之流兩税之外州縣不敢差役自罷江淮留後巳來破散將盡以監院多是誅求一年之中追呼無巳至有身行不在則拘其父母妻兒得錢即放不二年内盡恐逃亾今譬於常州百姓有屈身在蘇州歸家未得便可以蘇州下狀論理披訴至如睦州百姓食臨平監鹽其土鹽商被臨平監追呼求取直是睦州

刺史亦與作主不得非累四千里糧直入城役使即須
破散奔走更無他圖其間搜求胥徒針抽縷取千計百
校唯恐不多除非吞聲別無赴訴今有明長吏在上旁
縣百里尚敢公為不法況諸監院皆是以貨得之恣為
姦欺人無語路況土鹽商皆是州縣大户言之實可痛
心比初停罷留後衆皆以為除煩去冗不知其獘及於
疲羸即是所利者至微所害者至大今若蒙侍郎改革
前非於南省郎吏中擇一清慎依前使為江淮留後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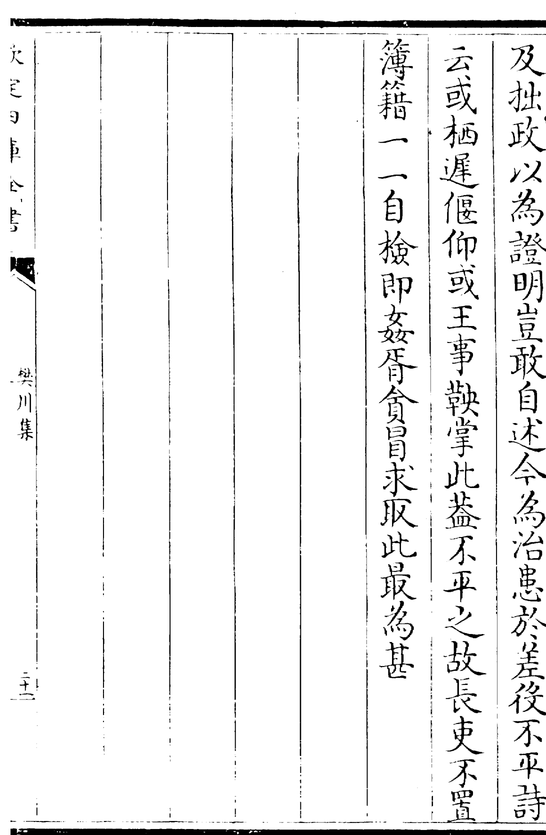
其胥吏不必一如向前多置人數即自嶺南至於汴宋凡有冤人有可控告姦贓之輩動而有畏數十州土鹽商免至破滅除江淮之太殘爲侍郎之陰德以牧愚見莫過於斯若問於鹽鐵吏即不欲江淮別有留後若有留後其間百事自能申狀諮呈安得貨財表裏計會分其權力言之可知伏惟俯察愚衷不賜罪責

與汴州從事書

汴州境内其弊最苦是牽船夫大寒虐暑窮人奔走斃

路不少牧數年前赴官入京至襄邑縣見縣令李式甚年少有吏才條疏牽夫甚有道理云其當縣萬戸已來都置一板簿每年輪檢自差若有使來先行文帖刻期令至不揀貧富職掌一切均同計一年之中一縣人戸不著兩度夫役如有遠戸不能來者即任納錢與於近河雇夫對面分付價值不令所由欺隱一縣之内稍似蘇息蓋以承前但有使來即出帖差夫所由得帖富豪者終年閒坐貧下者終日牽船今即自以板簿在手輪

轉差遣雖有黠吏不能用情牧每任剌史應是役夫及
竹木瓦磚工巧之類並自置板簿若要使役即自檢自
差不下文帖付縣若下縣後縣令付案案司出帖分付
里正一鄉只要兩夫事在一鄉徧着赤帖懐中藏却廵
門掠斂一徧貧者即被差來若籍在手中廵次差遣不
由里胥典正無因更能用情以此知襄邑李式之能可
以惠及夫役更有良術即不敢知以攸愚見且可救急
因襄邑李生之績效知先輩思報幕府之深誠不覺亦



及拙政以為證明豈敢自述今為治患於差役不平詩云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此葢不平之故長吏不置簿籍一一自檢即姦胥貪冒求取此最為甚

樊川集卷十

謹案卷八第四頁前八行段熲刊本熲訛頴據後漢書改

卷九第六頁前五行伐後燕慕容暐刊本暐訛偉據晉書改下同

卷十第二頁後五行子庚王孫也按子庚公子午也莊王子此誤

第二頁後七行蔿艾獵刊本艾獵訛文犯據左傳改

第十一頁後八行為之不已久于其事刊本已久
訛知矣據文苑英華改
第十三頁前二行漢成帝欲御樓船按御樓船乃
元帝非成帝也此誤
第十五頁後四行式微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
按此二語見詩旄丘篇此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心亨

謄錄監生臣瞿秉虔